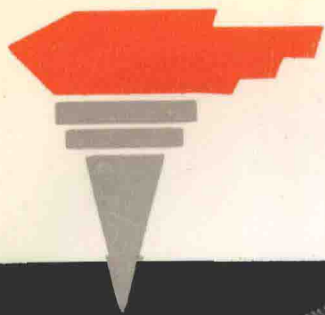




沃土喋血

——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桂林同志回忆录

(李洪鳌执笔)

一九九六年八月

沃 土 喋 血

——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桂林同志回忆录

(李洪鳌执笔)

一九九六年八月

内 部 发 行

书 名 沃土喋血

出版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

承 印 厂：哈尔滨工业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1996 年 8 月 印数 1000

开本 32 开 · 字数 47 千 · 印张 2.375 · 插页

黑新出图 (1996) 140 号 工本费：2.40

热爱祖国是中國
人民神圣的職責

作富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青年时代的李桂林

摄于 1950.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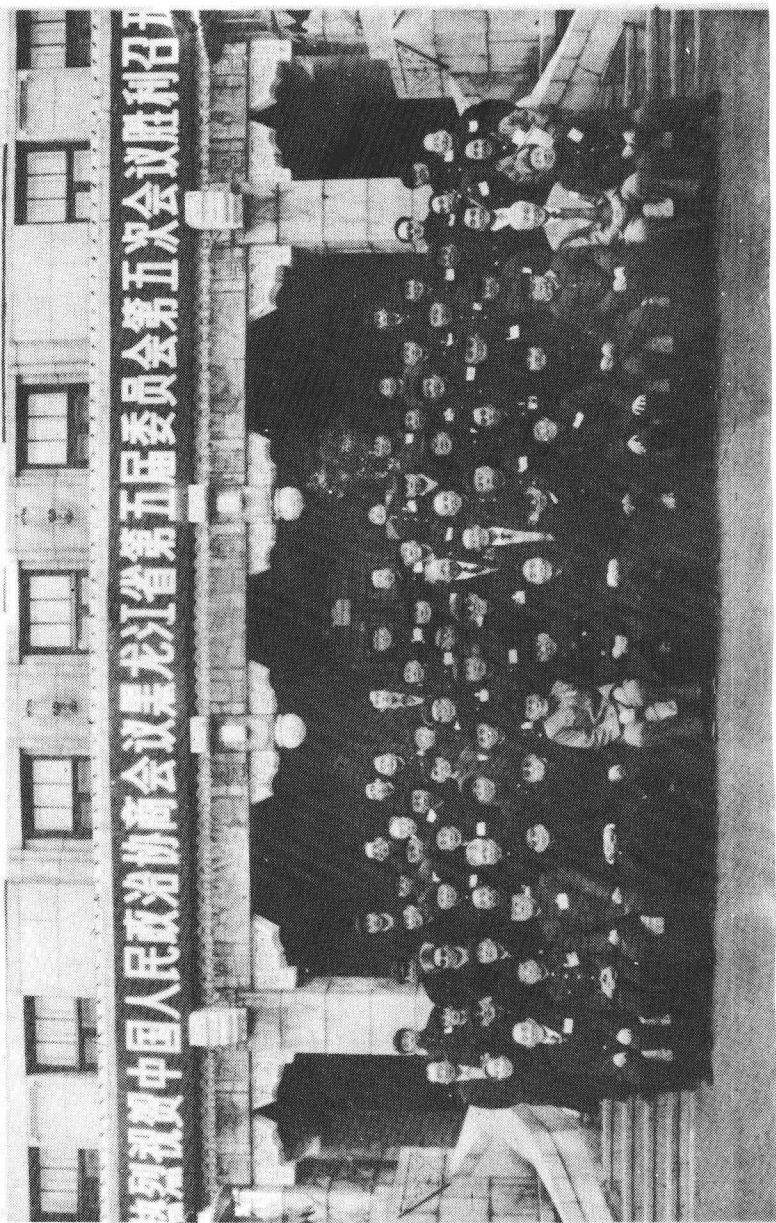


李桂林与爱人吕静
摄于 1954



金伯文、冯仲云和李桂林(右起第三人)瞻仰李兆麟将军遗体

被刺七刀八孔



参加省政协第五届全委会民主党派工商联小组合影(第二排右起第七人)

摄于 1983. 3

我所以原原本本的回忆以往所经历的艰险、严峻、残酷的抗日斗争史实，是为了回献给庄严而伟大的历史。

也为了祭奠死难的战友，启迪革命的后人。

——李桂林

前 言

中国有句名言，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李桂林同志就凭这个爱国主义思想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一名光荣战士。现在他的回忆录《沃土喋血》，即将出版，邀我作序。凭战友之情，乐以从之。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侵华战争，整个东北沦陷，人民流离失所，生灵涂炭。父老乡亲一下子变成了家破人亡的奴隶。日本侵略者野心勃勃，妄想借侵略东北作为跳板，进一步吞灭全中国，把东北当作进一步侵华战争的大后方，以此来称霸东亚。为此，日本强盗对东北人民进行了血腥镇压和残酷的掠夺。尽管如此，东北人民的抗日怒火仍然此起彼伏，燃遍大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责无旁贷的举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成为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抗击日寇的先锋。尤其到一九四〇年以后，日寇灭绝人性的烧杀猖狂到了极点。实行什么“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归屯并户”，“十家连坐”，企图扑灭抗日队伍。东北抗日联军却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斗争。对日寇作战，采取了游击战术，兵分几路，灵活行动，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能全歼的就全歼，不能全歼，就歼敌之一部，或骚扰敌人。在这样灵活的战斗中打击敌人，牵制敌人派兵进关，有效地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在关内的抗战。抗联在战斗中坚持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打击敌人，保存自己的战

略，最后取得了胜利。

第十二支队奉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命令开到“三肇”平原地区活动，就是要不断的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扩大政治影响，显示东北人民抗击敌人的决心。李桂林同志的回忆录《沃土喋血》叙述的是他的亲身经历，具体而详尽的反映了当时抗日烽火四起的历史背景。他做为一名抗联战士能从他的具体经历中反映抗联的战斗与生活，是难能可贵的。他是以威武不屈的精神写出这本回忆录的，它为抗联的历史又增加了一部珍贵的记录。

做为参与传奇般的战斗而又幸存下来的老战士，能够把当年的战斗与生活的情景，真实具体的反映出来，为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先烈慰藉英灵，为我们的后人留下一份抗日史料，也是十分重要的。

但愿《沃土喋血》能够在各方仁人志士的支持帮助下，得以印刷出版，以慰英灵，以飨后人。

陈 雷

1995 年 12 月

审 读 意 见

该书为抗联老同志李桂林的回忆录。该回忆录记述了他自 1940 年参加抗联至 1949 年斗争的历史。经审读本人认为书稿有以下特点：

1. 书稿以准确的史实展现了东北抗日武装斗争最为艰苦时期抗联十二支队的斗争历程。记述了抗日联军是怎样以民族解放为己任，在党的领导下，与凶恶的日伪统治者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表现了东北抗联誓为驱逐日本侵略者，宁可斗争至剩最后一人的中华民族不甘心屈服外来民族统治的大无畏精神。

2. 书稿记述解放战争部分，展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因李桂林为抗联名将李兆麟警卫员，对于李兆麟惨遭国特暗杀的经过的记述，可谓最为知情者的记述，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作者以真实的史事揭示了当时国共两党争夺东北斗争中的复杂性。

3. 书稿内容丰富、翔实，笔法生动、细腻，特别是反映斗争艰苦、复杂之情景，——四面被日伪军包围之中的血战，——抗联常年于酷暑、严寒之中的山间露营，——因敌人封锁，经常断粮，难以维持生存的苦斗，——国民党特务的凶残、狠毒，——对敌斗争的艰险、复杂，等等，非本人亲历，许多细节不能写出，读后令人潸然泪下。

4. 书稿提供大量史实，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为研究抗联后期历史、东北解放战争史提供了许多新材料。

书稿中的一些不足之处，本人提出意见后，作者已作以修改、补充、完善。

赵俊清

目 录

1. 孤苦童年 难中情缘…………… (1)
2. 转战平原 血染沃土…………… (4)
3. 回师山里 生死拼搏…………… (29)
4. 奋战雪原 奉命赴苏…………… (47)
5. 将军遇害 敌特潜逃…………… (52)
6. 跟随仲云 归宿工大…………… (64)

孤苦童年 难中情缘

我出生在黑龙江省肇州县李家粉房屯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四岁时母亲去世，父亲给一家富裕人家扛活。七岁那年，父亲又不幸去世，抛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我便寄居在叔父家里。

叔父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一犯烟瘾，又是鼻涕，又是泪，折腾起来，就没个人样了。他把家里仅有的四垧地也卖了，生活没有了出路，吃了上顿没下顿，家里溜光，穷得叮咣乱响。我每天除了帮助做家务，还要下地去打草拾柴，年龄虽然很小，却成了终日不得休闲的“苦大力”。婶母经常和叔父吵嘴打架，我整天心惊胆战，两眼看着人家的脸皮，手里端着人家的饭碗，日子过得很苦。有时，一不顺眼，我还要挨打。一次叔父折下一把柳条子，把我抽的在地上翻翻乱滚。我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日子，我跑了。到那里也没有我的存身之处，我只好又回到叔父家里。忍饥挨饿、吃苦受累，真可谓度日如年啊！十二岁那年，我还是个不知东西南北的孩子，就不得不给人家当长工了，放十几匹马，还得做些零活，放下铁锹，拿起筐，一天紧忙活，累得要死要活。十四岁那年年末，人家不用我了，我又去给另一家打零工，做了两年之久。

我父亲去世之前，家里给我定下了一门娃娃亲。女孩子家姓张，她比我大一岁。后来，我们稍长大了点，她的父母

搬家去了吉林，就把她留在我的叔父家里当了“童养媳”。那个家，又穷苦，又不和睦。我在那里，都难以忍耐，“童养媳”就更难了。婶母看不上她，说她不会做活，三天两头挨打受骂，根本不把她当人看。我的婶母打骂还不算，我的叔父也时常火上加油，拳脚相加。他们打骂还不够，有时候还逼着我打她。我们是同命相连的两颗苦瓜，真不忍心，那也得打，不打不行。还没长大成人的她，整天帮助做饭看孩子，无尽无休的操劳家务，吃苦受累、还经常不给饭吃。让她自己睡到一铺凉炕上，又没有被褥铺盖，冬天，也只能铺上草，睡在草窝里，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我比她强，我还可以和叔父的儿子睡在热炕上。除了家务，她还要到野外拾柴，春天挖野菜、秋天捡粮食。大冷天时，我跟她一起去拾柴，我们穿的衣不蔽寒，手脚冻的通红，背上捡的柴，走在风雪地里，一摇一晃的用尽了全身力气。当我打工不在家时，她一个人，也得照样去往回背烧柴。她的处境，我很同情，我很理解。但是，我只能帮她做点外面的活，我却代替不了她受苦，受折磨。我只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在那个年月，我们一起吃尽了苦，受尽了折磨。在苦难中，我们也一起长大了，一汪苦水把我们连在一起，我们的感情是深厚的，我们像亲生姊妹一样，互相关心，互相尊重。我们虽然也知道是眷属关系，却从来没有表露过爱恋之情。

1940年，也就是我十六岁那年8月间，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二支队，由庆安县、铁力县一带来到“三肇”平原地区。这里的阔野一望无垠，到处是青纱帐，正适合抗日联军活动。十二支队要扎根于群众，首先就要宣传群众，向群众讲清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抗战到底的决心。由于抗联战士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以及他们表现出的人民军队处处为人民的本

质，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与爱戴。尤其在青年中，影响更为深远，要求参加抗联队伍的积极性很高。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和表哥刘清峰一起参加了抗日联军。

到队伍里，表哥被分配到班里当战士，我在十二支队队部当通讯员，跟随部队转战南北，与日本鬼子浴血奋战，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在一次战斗后，我隐蔽在家里，后来部队在我家乡经过，几位同志到家接我，临走，我出门骑上马，我那“童养媳”扒在门口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还挺不好意思，什么也没回答，就走了。她的心里是苦还是辣，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东北光复后，我第一次回到家乡看望亲人，我才知道我离家以后，我的叔叔因为是“救国会员”，被日本人抓到哈尔滨，押进了模范监狱，不久又被押到平房731部队，被日本人做细菌试验，活活给弄死了。从那时起，我的婶母对我的“童养媳”就更加苛薄，日子也就更为难过。我的姐姐很同情可怜我的“童养媳”，就把她接到了自己家。姐姐家也很穷，但姐姐总算为她，也为我尽了一份心意。她在姐姐家，日子虽苦，也还感到安逸。谁知时过不久，婶母把她偷偷卖给人了，去姐姐家强行往回领。姐姐不放人，就和婶母闹翻了天，诀了祖宗。姐姐终未制止住婶母卖弟媳。她就哭不欲生的被领去卖给了一家也是姓张的人家，做了人家的媳妇。张家也很穷，日子并不好过。她强为人妻，少情无意、过起了有泪偷咽的日子。我很留恋我们过去的情分，我知道了她的不幸遭遇，也很难过，我更加同情和思念她。当我走到她家门口时，我真想进去看看她，又怕勾起她心里难过，引起他们家庭不和。我在她家门口犹豫徘徊好大一会，心里一个劲翻个。我经历了一阵难以忍受的痛苦之后，终于理智的离

开了那里，走了。以后我又回过一次家乡，还想见她一面时，她已经命赴黄泉了，她含着满腹苦水，怀抱着人世间的苦难，离开了这个世界，结束了她那年青的生命。每当我记起临别时，她那一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问话，我的心里就袭来一阵酸楚和痛苦。盼我“回来”，是她在苦难中仅有的一点希望。“什么时候”我能回来，又是她最想知道的事情。可是，我没有一字回答，就离开了她。谁知她的希望被无端的破坏了，像泡影一样，破灭了。她的那句问话，却成了我们今生今世永远诀别的遗言。她扔下两个孩子，人不在了，我要去看看孩子，进了她抛下的那个家，只见到了她的丈夫，我给孩子们扔下二十元钱，也算了却了我的一段情。从那以后，我含着热泪长久的离开了家乡，再也没有回去。

转战平原 血染沃土

1940年9月11日抗联第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和支队长戴鸿宾带领十二支队袭击肇州县的丰乐镇。这是十二支队到平原地，打第一仗，也是我第一次参加真枪实弹的战斗，我的心里突突直跳，尤其到临战前，又紧张，又不知所措。眼里闪动着抗联战士的身影，我只知道紧紧跟随着队伍，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悄悄地向前行进。我第一次来到丰乐镇。看到丰乐镇方圆有二里多地、围墙很高，墙下还有城壕，南北东西四大城门，日伪驻军把守着城门，防守很严，听说土匪曾攻打几次，都没有攻进城去。我们是在夜里从南大门摸进